白沙集 七八

議

共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三目錄

議

楊林都正娶北道人爲妻刷還議

蘊忠漢無屍身無屍親議獄議

臨海君島流議

太廟坐向議

議

百官復冠帶議 己亥

文章禮儀係國家大節而在今時則猶為第二件事當今從事於朝者其困苦艱辛之状已不可言遽欲具冠服整威儀以成朝家體貌意非不美而事勢有若苦難便者姑待物力少寛使可易行然後為之宜當伏惟 上裁

宣武軍功等第議 庚子

甲午以後軍功論賞稍變前䂓凡資窮準職者或斬

五級或管下軍兵斬五十級則每十級準自斬一級
通計論賞皆陞堂上其已堂上則至陞嘉善者比比
有之已成流來行用䂓例今不可獨於此人等功有
所低昂自當依例施行矣第臣常有不平於心而再
陳於 榻前者非不知累累言之無益而變初首膺
是任議開凡例定一時之䂓者臣也而日月既久事
漸變遷弊有不可防者心常痛之故適因獻議略陳
始末變初議事目時以為凡人自白身得功者當計
級陞職故自守門將至訓鍊正皆計級而陞至於堂
上重加則不可循常計級而例陞其中戰功表著人

皆稱道爲諸軍所推者備邊諸臣自可公然聞知然
後發於公廳稟于大臣別爲啓稟施行故壬辰癸巳
之間陞堂上甚少雖以平壤大陣項王之士不過若
干其後不知何時因何事改定其規其後自斬五級
者皆得陞堂上堂上重加不復問功之輕重執簿計
級滿五而陞若此則按例而陞一吏足矣何必更議
大臣今只有議大臣之名無公共議之實已失其本
意而無名無勇突然項王之士紛然而興矣變初議
定事目時以爲凡草野之人非有朝廷 命令自破
家產糾合同志稱爲鄉兵做其兵器供其軍儲功勞

百倍而其為將者若非彎弓挾矢之士勢難身自登陣冒刃斬級則管下之人得斬滿十級以上者并賞其將故士人為義兵將管下斬滿十級以上例授初階職而其後雖斬二十三十級亦不得一一論賞其後不知何時改定其規雖非草野之人每管下斬十級準自斬一級一一準階至陞嘉善者有之以此變初為將望賊奔竄累被軍法者身竄深谷而各處軍兵在在斬賊無路上達獻於其將而使之轉啓則當時只有受級書啓之功到今通計乃得重賞而其間又有因緣圖利者僥倖得之退坐不言者終身不得

姑以臣之所親見 聖明之所親鑑者陳之變初嶺南之將只有一朴晋凡道內軍功者皆獻級於晋使之轉啓故朴晋書狀所錄首級冣多西方健卒皆屬於李賓而陣於順安朝夕對戰李賓書狀所錄首級冣多若此類難可悉數非止晋賓而今何此人等獨無管下所斬之賞而其時蔑蔑無聞者紛紛而興耶此可證一端也變初議定事目時以為堂上以上及三品準職之後又有所斬則不可計而陞亦不可棄而不用依平時代加之例詳定事目矣不知何時改定其規雖準職貧窮不為代加而依副正以下官計

級陞遷之例錄其餘功以爲後日之地至準五級一一陞堂上而又不去資窮代加之文以起前後異辭之疑凡此三條槩是今日啓辭內事意而此外如是者何可毛擧毫釐一差乃謬千里其流之弊至於濫國濫功有功者反以懈怠人君之所操以勸懲者只是賞罰賞罰如是其何以爲國先王之政賞不僭爲第一諸葛亮獎率三軍無功濫施分毫不與則功高賞輕爲國之疵政而濫賞不勸亦古人之深戒變生之後不以軍功論賞爲大段要務一槩都廳付之於一二郎廳隨意變更前後異規假名去實以至於此

臣常拍案而竊歎累陳於 榻前而卒不得釐正適
因獻議附達所懷今已襲謬行之已久勢難旋改旋
更益增其謬不得不依例施行矣此事始末則大槩
如是伏惟 上裁

再議

凡事有可知者雖下愚皆知之有不可知者雖上智
有所不知盖耳目所不及聞見則有難以知者必知
者知耳各人軍功昭在狀啓而又有定式可據而論
則唯當按式執簿而論之至議于不見不聞之大臣
其何能知也變初則拈出陣中表表顯有功勞衆所

明知聲達朝廷者不過若干人特陞堂上故議于大臣而陞之以此有議大臣之規而所陞者不過若干人其後此規大變至以前後斬幾級定爲陞堂上之規則頂王者紛然而自有定規恐不必議大臣也開山敗將皆戴罪責效及立其功不問多寡槩論而免之此是當初朝廷之處置其後不知何時就功之多寡界爲限式以上級爲先追論其餘功以爲追陞之計也事甚苟且然旣已開例則前後不可異同依前例施行爲當伏惟 上裁

因南方儒生疏高敬命依金千鎰例褒贈議

壬辰初列郡風靡無一人出氣力誰何者金千鎰高
敬命等首倡義旅誓死勤王義聲所及人稍稍知人
間不可一日無忠義之心而相率而起團聚為兵在
在斬賊則湖南之功為八道之首而敬命千鎰為義
兵之倡其功與心固無分毫之差也至舉其迹則略
有先後高下之異臣不審有司議贈之時論議如何
有何所據今不敢臆斷第臣自變初久參中兵凡諸
將功罪淑慝職當主管故拈出數十人參以狀啓之
辭略加涇渭顧以人輕言淺難以取信於世不敢語
人今適因此敢獻前見敬命於錦山之戰乘暗行師

蛇路狹險値賊豕突軍潰而亂齊志而死臣故曰其功則義兵之倡志士之首其迹則兵敗而死於王事者也至於千鎰則其功與心與敬命同而其迹有加人數等處當晉州之悳千鎰以義兵將適在道內時無上將傳令指揮之事以二十四日獨領三百家先入城然後黃進崔慶會高從厚張潤李繼璉閔汝雲等聞風次第入城此其一難也及宣居怡洪季男二人最後入城以為賊衆我寡不如退守內面二將素有慣戰之名而其言如此諸將咸以為然而千鎰於座中抗言止之遂定守城之計居怡季男獨自出陣

于雲峯此二人身統官軍進止有節制然出城而無
禁千鎰以義将進止任意獨不能出城自全乎而乃
能如此此其二難也城陷之日李宗仁守東門而死
軍中大亂徐禮元驚走賊登城将迫左右扶起千鎰
勸使暫避千鎰堅坐不起顧謂其子象乾曰當死於
此竟如其言此其三難也此皆當時狀啓之辭姑舉
其略而其他處置之宜亦有可觀城陷之時事多蒼
黃龍蛇變現風雨交發雖其部曲幷皆散落如此曲
折或未必一一畫符而現於脫軍之言發於狀啓之
辭則如此臣故曰其功與心與敬命同而至論其迹

則有加人數等處也設使敬命以首事之心當千鎰之難則其忠烈烈炳然者或有以過之而特以所遭之勢異故易地之迹不同今烈士之所尚者心而國家之所褒者迹則不得不有差等之殊第未知當時有司議贈之時其論果出於此也臣之所嘗涇渭者如此而已至於從厚張潤之事果不可知矣以臆意料之當時一城諸将如李宗仁金俊民等皆勇冠一軍素著雄名而一城軍情獨惟黃進張潤為重故及二十五日賊投火於城延燒城內草屋烟焰漲天城中氣沮牧使徐禮元畏怯顛倒軍中推張潤為假牧

使代行禮元之事一軍乃安及二十八日黃進中丸禮元代進巡城畏怯如前脫笠揮涕崔慶會以其驚軍將斬而止代以張潤城中倚以為重云云則潤初非褊裨出自副將而守城之事潤與黃進為首及臣行到本州尋問往事則城裏遺民至今獨稱潤不已意者當時昭在耳目者若是故有司因其著迹而贈之如是歟至於慕義之徒出財建祠以永厥垂亦係國家勸忠之舉 特許其意允合事宜

王后卒哭後翁主出閤議

臣不知出閤據古何禮恐無禮文可據而考之也以

臆意料之六禮已行卜吉行婚既婚之後更無別禮必是大禮則已行而特因婚婦年幼待年而相會于別舍如閭閻家出家異居之為而不可無端出居故擇日而為之若然則今日行之似無所妨而亦不必議也

庚人軍功職者作賊見發囚禁府議

國家舊章因亂大壞官至三品者多不免負戴於道路非渠自言則人不知為有職或被囚與杖者滔滔有之而不以為恠獨此銀丁等該曹偶察而詳處之故乃有移禁府之議不然中外犯罪如銀丁者何限

而直囚擅杖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朝官囚禁府者其意不過重待與凡民異也法典所謂取旨乃行而觧之者曰庶人及犯盜者否則設法本意可以究見若一向泥法而待强盜同於搢紳則亦非所以善用法也亂後官職非常法所載則亦不以常處之乃可以得宜而不背於設法之本意臣意加設官如有偷盜賊行係干大罪者先削其職屛去仕版回籍還康下該曹推斷事著爲一時之例爲當

婢殺主推案議

甫老末於人道惡則毒三主呪一夫之惡也於李氏

讐則殺夫與姑與女之讐也是宜呈官報仇之不暇而逾時過歲乃言於子死之後所謂毒殺灾死果不近情矣第李氏痛瑱之死必欲甘心於此婢則無識婦人秉憤搆罪言不暇擇附會權就不覺背理者理或有之不可以此并獄事謂僞也但人身之中惟骨最硬而衆陽所會頭骨尤硬旬月之内腐而成灰必無是理詛呪之事本涉荒恠難以究詰如果作祟則灾禳於長壁之家禍應於真珠之室亦無是理只此兩條似涉寃獄紙人所記明是晚香手迹則定為真犯若晚香元不解諺而謂其手迹則不攻自解剖此

兩條足斷斯獄而前後更推不加詳覈證人已無今難辨問此外端緖反覆未瑩世所謂禳灾詛呪之事前後相聞有難以常理測知閭有合室死亡人多明言之者律有魘魅之事觧之者曰事涉左道不可周知則亦不可謂全無是事其契應之理姑不暇論設令甲者禳之乙者死之必須明覈其致灾之由本於甲者然後乃可以成獄若事證不一蹤迹不明本人不服而直以理斷則天下之寃死者多矣事係殺人人命亦重人雖遐方小民事則國家大獄疑信未定於心則是非難斷於法豈以猶豫斷人死生乃人臣

慮聰明有所通塞臣於此事終始難明不知謂不知以俟明者可也今豈敢強所不知以獻 聖明

官吏杖殺人對檢議

謹按無冤錄檢屍條對衆定驗得云而不言管下則不對又大典濫刑條官吏濫刑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永不叙用云而不言為官者對檢故凡人殺人則依無冤錄對檢償命官人杖殺人則依大典只不叙用乃是流來規例而實未知官人不對檢有何所據而然也近來或對或否前後異規隨時無定尤未為穩今可考而為證者只有此兩書皆無定文以意推之

所以對檢者殺人者死故重其為事令本人與衆参驗而聲其罪也所以不對者杖殺管下罪不至死故事體差輕本人承服則論以殺之而斷其罪也設法本意若果如此則官人杖殺人者雖依流例不為對驗恐亦無害也伏惟 上裁

宗室德恩令殺人推案議

伏見推案所謂習陳處酗酒上山刈柴等語出於琬奴巾香之供本難取實唯居在一隣終始参見且與業為族而與琬埋之則可據為證者無如朴淳而淳之所供極言琬之冤枉業之搆陷此足斷獄苐業以

為淳與業宿嫌與琬庇護此亦姑從一邊之説置不取信今只将元告所供而論之業供終守十八日業家來到二十二日往來官門翌日死云親莫如兄如母而兄云斫刀伐湯木打傷母云奴子蹴傷一家之人因詰變辭表進方者初極抵諱受刑二次乃言二十二日未時終守果來其家借牛而去為琬据摭者宜莫如死者之兄與母為元告右之者宜莫如隣人而觸處抵違疑端自露叅以情理因打重傷者明日将死則一日之前昏迷危急之不暇豈有往來自如為明日耕田之計也此獄之寃斷無可疑唯所重可

證者實因所錄明言蹤傷姑且三檢叅以供辭詳盡科斷唯在 聖斷

　通計八道田結量收布匹以為訓鍊都監軍士

料食議

伏見該曹啓辭今之見兵二千四百餘名人給六匹則當用一萬四千餘匹以今八道田結除應復者外每十五結當收一匹云南方布貴穀賤一匹直米二十餘斗常稅一結四斗一匹則為五結之稅三五十五則此於常稅之外又加三分之一而稅之也大亂之後除租給復之政雖不暇講而又益而取之民必

不悦矣計田制賦自有定法輕一分則貊重一分則桀不可加減雖然若利大害小此重彼輕則行之可也今兵雖團束數僅數千市井油滑緩急難恃可為聲勢不可為禦侮若平居加賦而供之有急不能衛民以償其平日就養於民者恐輕利不足以補其重害竊見軍士之所以苦苦規避者徐究本意非專為料薄也市井之徒弛置自便隨時逐利一朝羈束為苦也臣意九斗料外雖加六疋每月而支分則其實九斗加半疋也只足以慰一時之意也不足以迴規避為樂趨也士卒無樂趨之效 國家得加稅之名

若此處置有司者隨時偶設則可也若公議于朝正名定式則臣以為不可行也若如該曹之議通貴賤出米布以助則雖非經久之制出於一時之舉或無大妨

洪山君等上言父子未定議 辛丑

世之畜妓為妾者未及除仕則公會只應役居家不作私游故名雖在籍實同家妾續錄所云除仕前所生不許 璿源錄者必指游蕩無定時偶然有子義難以為其姓之兒也豈謂是同居一家四年後所生者哉法設大綱恩貴權時桂城嚴城特蒙 恩許者

必以此也父以畜妾定為已子兄遵父志亦曰吾弟一家之内天倫已定無容別議特遵 先朝故事而行之

朝官服色改定議

改定服色之論其來已久論者皆以為一遵華制變紅為青為宜臣於其時以為衣冠大典係國家文章關威儀盛衰足為文治之精華貴賤之等級事係重大不宜草草講定況今庶事艱難若此等事有所未遑及已亥八月又欲具冠帶臣又獻議以為事勢苦苦有難便者姑待物力少寬使可得行然後行之臣

之前後所論一切以爲服色不可變冠帶難猝具也
雖然當時欲變之日國命重新改當改紀慕華變青
以新一代之觀瞻雖非先務亦不無所見至于今日
纔過數年無端又改有似兒戲觀聽所關恐難施行
當時議改之時臣又以禮文時服常服之別難之則
議者以爲勿論時服常服皆着青色無妨此言亦通
臣嘗忝承旨偶閱政院日記　成廟初年因朝臣建
議以朝臣服色隨意製造雜亂無章令禮官議大臣
著爲定制常用鴉青草綠木紅以便易造此外不得
用玉色緇色灰色淡黃等色云云則　先朝服色初

無定制至 成廟朝乃定而猶雜用三色不知何時一切用淺淡紅色也以此推之雖在全盛之日其綵酌物力使可易行之意可想而今於經亂之後猝有冠帶尊卑同衣緣緝旋定尊卑之分又改紅色數年之間紛紛更改朝家體面姑不暇論而耗財費力莫甚於斯故臣前則以為決不可變紅為青今則亦以為不可變青為紅也

文城君等上疏宗室許赴科舉議

臣自少時常病我國用人之道不廣公私賤屬有貴賤通塞之定規此則固不敢一朝變更至於宗親及

庶子孫之禁元非 祖宗定制而不知中間緣何又
錮至此耶常以是慼之自變後宗室之間此論已騰
騰不可止聞者輒怫然不平非其心之皆有所挾也
蓋人情習故不樂改舊也然後臣始知世情同然有
難強而行之也歷代往迹雖不能詳知前宋通用而
至于南渡以後始不許通 大明之制尤嚴於前代
至于後裔俱不得通我 朝始禁之時又不知因何
而至此也此等損益必須博考然後乃可為定論而
今因該曹公事伏見前日 上教亦以為不可輕變
姑寘之 聖筭所及必非偶然臣以一時淺見亦未

敢輕議

因曺友仁上疏 魯山燕山立後議

我國 列聖相承靡策不講無事不擧一未嘗以此
事講定者不知何故至於百年之久而無聞也歷代
帝王若此者甚多必有已行之制已定之論而臣以
矇學不敢折衷令儒臣博考前事及定論廣收廷議
施行伏惟 上裁

詔使宴享時別杯當行與否議

別杯之禮雖未知近日行之與否旣載禮文則其當
初行之無疑矣但據古禮旣無明文只行正使事體

未安原其本意似無深見而亂後不行已久今雖省
之恐無大害伏惟 上裁

濟州安撫御史狀啓請減進上議

伏詳狀啓之意則極陳該司上納之弊至於進上之
物係干亨上之儀亦不敢請減矣且此封進之物不
知所用幾處而其緊歇多寡亦不敢知有難以輕易
請減之矣第絶島大亂之後民心洶洶纔聞別遣御
史之擧其引領欽望之心必當萬倍於異日而海外
生民之苦溢於一啓之中限以歲月 特施大霈量
減其數以爲慰悅安撫之擧則唯在 聖斷一時之

舉非自下所敢容議伏惟　上裁

逋欠未盡納而還官者受祿當否議

當官已徵而下人未納以下人故仍罰其官法果太重當官已納便許受祿還官似是得法之正然各司逋欠多者數千少不下數百當官應徵之數亦且數十臣仕宦已久一未聞還官之後自家辦備追償官物者且未聞拘於此法還官而不得赴任者意必其間用法不平以此言之雖因其前規著實徵納則雖只徵當身而卽許受祿還官未爲不可唯其法不能行而事不如是故所以有此論也臣素昧法律不能

折衷叅以人情百分商量未得其宜不敢為定論伏惟 上裁

各官田結逐年漸次打量收稅輕重有先後議抽栍審田之令已經一年臣精神昏瞀不能詳記大槩記憶則初非欲使一道郡邑皆不覈墾田多寡而只抽兩邑為先檢覈從實作結以應貢賦徭役也若果如此則是一道之中不覈之邑依前減結之數輕稅而減役也抽栍之邑從今覈田之實增稅而重役也均是郡邑境界相接鷄犬相聞而貢賦徭役此重彼輕若是其懸殊則安有王政如是其乖宜而宜今

日言者之云也此則不然初令各道各邑守令畫一
打量則檢覈漏田而大均適之每年敬差之官抽審
其數邑知其誠僞而已若是則抽栍之前八道郡邑
皆已打量以待朝廷覈審非已抽之邑獨先量田而
未抽之邑姑且無事遠待抽栍然後乃始量田也唯
是守令奉行者少要譽者多姑冀無事初聞令下慢
不舉行苟遂民私公負國家田之陳起結之多少掩
蔽相蒙一不覈實而獨抽栍之邑則已有 明旨敬
差監臨故不得已而覈之以此一道之中獨此二邑
先惡而他皆苟免耳在朝之臣亦不知朝廷本意如

是而守令不職又如此或相謂曰一年之內只抽數邑打量或曰量田則當均一量田云爾殊不知朝廷公事亦是當初均一量田而非一年之內只先此數邑也只是摘奸一二處而已也通而言之則唯當大舉差官一時量田整頓經界而不應若是其苟簡也以此論之抽栍之事非謂盡美而無欠蓋出於不得已也今冬節將深 國令已下今方舉行姑耐時月觀其成效為當

補賜冕服郊迎議

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故古者天子使人於諸侯諸

侯郊迎而禮之禮君有賜大夫拜受於庭故古者天
子致胙諸侯有下拜之禮無出郊之儀意者君言君
賜其祇受品節之差無乃有所據而權之歟臣懵於
古禮不敢輕議嘗記變前 皇上嘗賜蟒衣矣又因
宗系辨誣仍 賜會典矣其時我國極以隆儀盛
禮處之而皆於 闕門之內迎之如此異數以 君
父特賜之盛人臣致敬之誠論之何但郊外而已雖
出舍於境上舞蹈而迎之猶有所未足於心禮不可
徑情而直行故必有郊外門內之節今於 補賜之
受專用迎 勑之儀恐非處變節禮之宜也

王世子未受 命前服冕議

外國事體多有與內藩不同者先冊世子具服行禮乃始 奏請則儀物等威已備於 詔冊之前矣況今世子所用冠帶儀物已備禮秩其未備冕服特未遑耳 先王定禮今日常儀俱已如此臣意世子具服入賀無所不可

停罷錄勳當否議

聖上命使錄勳則物議不可 聖上命使停罷則物議又不可臣於始時聞 命而行則物議不可臣於旣悟力辭而停則物議又不可由前之說則勳不當

錄由後之說則錄不當罷前旣不可後亦不可纔從公論又起廟議不錄不罷可否之間 國家處此宜如何而可耶旣始遽停固似兒戲旣停還錄獨不為兒戲歟是不過罷之則為一番兒戲還錄則為再成兒戲一之已甚何用再誤故臣以為決不可為也此乃論事之大體斷無別議此外又有大可悶者人生末世形迹小嫌亦不可不察凡人辭受之道辭則不欲受受則不敢辭乃理之常今若當面而辭反面而受則辭功美名也受功實利也取美名而圖實利騎飛鶴而上楊州者也有人於此當人有饋口姑辭之

手先受之則其饋之者抑將信其口而因以勿與歟信其手而因以與之歟諺曰客子當宴佯羞不食及歸其家飢欲悲啼斯言雖戲可以喩大主家何由逆知其不食實出於佯羞而歸家之悔乃至於悲啼也臣本不敏初不能辭旣辭而得之今復請錄則一人之身前後異辭其與佯羞而飢啼者類也人之不知者必將因迹而疑心曰初言不可者非實不欲也旣不可得則猶恐有失云爾則臣於此時其何能厭然掩之以欺人於白日也哉暗室神目四照如電復雖飾心繪面搖尾於士夫之後人將唾面而不食其餘

矣決非臣之所能堪也論以國家之體糸之臣子之俗嫌俱難議故臣以為決不可為也

尹德敬三省推鞫議

據案摘姦因證得情按獄之常體猶患難明今無案無證追議於十年之後勢如捕影成獄難矣不識當初德敬狀辭及供辭如何若曰父死由於毒殺而還就其辭隱然指其姊所為則今將以謀殺嫡妹斷之矣然已無文案何所取據若果如今所供辭父乃暴死兆源尹女俱鞫呈狀致疑於作粥及買肉之奴婢為德敬者將從而告官歟抑不從而不告歟父死非

命天下之至痛賊父之人天下之大讐獲父讐甘心天下之常情雖無勸之者所當奮臂況叔與姊俱勸之耶至痛在心至親勸之何暇逆料其叔謀害嫡姪之心而不為之告官乎告官而母姊俱死此慮外之變而人事之不幸也聖人因情設法有司據法定罪今參之情法俱不襯貼至設三省恐傷獄體伏惟
上裁

量田有弊中罷議

天下之事弊雖多有不得不行者禹之治水是也弊雖小有不必行者漢之露臺是也今不分輕重緩急

紛然迭興故國病民傷而事無就緒若揀去枝葉先立株幹著實力行則量田之舉在所難已否則祭祀賓客宮室廢而治兵制祿無所依辦國之至今不能國者雖未必專由於是或者田制無法有以仍之歟限以正月尚今未畢則紀綱可知雖盡量之必不以實徒煩無益然不可謗無可奈何而置之依該曹公事秋成即畢為當

革罷私賤議

天賦之均先區貴賤素有定分不係賢愚固非生物之本心君子小人相為治養各成一家規模更千百

年性習民安又成一國之聲教今欲變更必須先變國俗使士夫子女皆親扶戴炊爨如中朝之為次振紀綱使中外人心初聞令下一齊趍行無敢後先然後乃始大加宰劃不然而徒欲一朝易俗而治則情拂而法逆民窮而姦生恐不可為也

宗廟改制議 丁未

歷代廟制雖各不同當以從周為得禮之正不然寧因舊貫未宜拘勢襲謬創出私見但堂室殿宇各專一位循序排列占勢弘廣今於舊址雖加恢拓不審地形能容與否也先令禮官按圖定式次令都監相

度面勢然後稟議可否為宜伏惟 上裁

再議

太廟之制該官之論備矣至下條附議兼有權時合宜之意雖臣等商度亦何所加焉其所言 列聖坐次則臣於平日常所未曉而屢與人商確者也若其時議禮之臣無他見聞而只泥於古者廟皆南向主則東向之說牽强附合乃為此違背之舉則陋謬甚矣尤當先正者也至論制度則臣之前議所云當以從周為正不然則寧仍舊貫者意已盡矣盖古廟本意非以尊 太祖序昭穆為重則今不能復古而只

加一殿於前墠之下已失古制而徒多事耳臣故曰寧仍舊貫而定其坐向第慮每廟各具門堂寢室繚以周垣故朱熹亦曰古所謂廟體面甚大非如今人之廟況我 朝世室已加於古則今不知 太廟舊址可能容得許多室屋與否也故臣之前議所云先令禮官按圖定式相度面勢然後議其可否者蓋以此也宗廟之制先儒之論甚多而朱熹獨取劉歆之說以定百王之大經有以也今豈可創出新議以撓先師成憲也

廟樂佾數未備樂工充補議

禮從宜事貴時必待備數乃始合樂事益延緩若以是爲惡搜工惡括軍制樂先軍器又非所以先後之宜行綴之備摯擊之列漸次充備恐無所妨

三醫司官妻户籍稱氏稱名議

此於古無據於例無考只有稱召史著手寸等事似可爲據而又有金國祥妻事明白如彼極難參定試以臆意揣之君所無私諱然而本國舊俗優假婦人凡於上言皆用圖書已非古法況降至庶女何敢稱氏其稱召史金石難撓矣至於版籍公籍則與君前稱號不無差等而其夫既許著籍與凡民異婦從夫

爵得許稱氏於公簿者與庶民差別歟盖嘗見我國先賢書本色文字則忘不記矣槩論氏字於禮法別無特異尊隆之義庶女之喪以某封某氏書銘有何不可云云則稱氏之義似無大段隆殺之別敢此具陳以備 睿裁

楊林都正娶北道人為妻刷還議

國法至嚴下之所守法而已何敢容議第觀結婚曲折實出於人事之不幸而非敢有壞法之意到今國家所以處之亦有所不忍者此政恩之所至義有時而屈者也

臨海君杖殺蘶忠漢無屍身無屍親刑曹請議

獄議

旣無屍身又無屍親是都無事也法不能行是無法也官不能執是無官也無法無官議何所施外此而他求皆苟焉而已事至於苟則議亦無他臣之愚議前已獻之非不獻也

臨海君島流議

旣云流之絕島則已有名矣喬桐亦絕島無關遠近仍念肆悖亂放縱旣聞之熟矣謂之異謀則姑未得其詳放之不齒已嚴公義矣思所以安全合申私恩

倘水土霧露震撼驚憂守臣不謹護藥餌無所及使
聖上友愛之情長抱無涯之恨則豈非有司之罪
乎今計獨有置之官家近地約其伴從毋爲民害嚴
其津渡以鎭國疑豐其餼資免致困乏得矣

太廟坐向議

臣常惟　太廟龕室之制不敢遽爾論辨者誠以古
者創建必有意見心疑而默者久矣反覆叅考則漢
儒劉歆言廟皆南向主則東向朱子然其說而遂著
爲定論後世諸儒之論紛然并起如陸佃之說尤詳
於發明自天子達於大夫其制一也而但有複廟重

檐刮楹達嚮之差至於廟南主東之位則無有異議意者我國不究同堂與古制頗異而膠守東向之說乃爲背坐之位乎若然則其爲疎謬甚矣無足深辨故先年許筬爲宗伯亦及是說諸臣獻議未有辨明者以是故也及今釐正爲宜至於 皇朝廟制若曰循俗禮分爲左右則可也欲以是附合昭穆之序則已非古意而未免有苟且牽掣之嫌故前日臣之獻議欲復古制則當以從周爲正者此也不然則寧遵先王之制特去其太悖者耳臣嘗論我國 宗廟坐向違禮牲禮不度以是二者言之累矣今坐向則筬

旣言矣惟牲禮略而不及豈思之偶未至是耶今因
獻議濫附瞽說以備重新正始之禮牲有牛羊豕三
品而三品之中惟牛為貴故無故而不敢殺牛者以
此號曰一元大武者亦重之也無牛則不得為大牢
均為大牢而體薦與折俎其禮自別今敢於五享之
祭不成體薦而乃為折俎以一牛分為　十室之牲
則　五廟以上各薦頭與四脚以禮言之則四脚之
中猶有前後貴賤之別固為未安然此則猶或可諉
六室以下則乃以肩胉脇脊段段分裂不成形樣
安有　廟享大禮若是其苟簡乎意者我　太祖朝

烝薦　太廟始用特牛乃至後嗣　太宗祔廟之後
禮官不考禮意仍將特牛分爲折俎後世因之莫有
辨之者惜乎當時掌禮者獨不考洛誥成王烝祭之
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之文也今國儲蕩竭政
當桑祭之時臣之愚意古昔特牲體薦大禮雖難卒
變當豫講而略變之　十室共用二牛惟以兩首八
脚分薦　十室則庶所見未至乖違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四目錄

議

交河開府置京便否議

丁巳議

議

赴 京使臣衰服當否議 戊申

大臣亦不過一時意見無禮可據但禮所謂入國問俗循其俗之謂也非謂此也旣有本 國之喪則入上國爲私喪沿途往還只可持私喪安問 上國之禮與夫所謂習俗者乎古者列國大夫持喪朝聘者固多矣未聞釋喪而越疆歸國而返喪服者也

因海平府院君尹根壽劄 先王謚字改定議

劄辭有云非宗貶於祖祖加於宗也此是臣自初主

見蓋祖功宗德兩隆并美初無等差特以所遣之會異其稱耳至論謚字則謚法置字擬義不同或以一字而其義二三故議謚者專據謚解而為之定名漢獻固為衰亂之主河間亦是漢之賢王高麗顯宗覆國而周之顯王何義南唐烈祖中興而周之烈王與威王亦何義耶以此言之則决不可單據一字率爾議定且議謚大事自有主者姑待有司議上為宜

初喪答書　天朝衙門當否議

天下之達喪無貴賤一也在殯未歛言而不語況敢行文書乎國相具由揭報為宜至於把參之禁既行

兩司署經今欲弛之必須再行署經不然雖獻議猶
是未行公事不敢容議伏惟 上裁
初喪行禮服色及各 陵祝辭稱號議
服色有司之議是矣無容再議祝辭則於 健元陵
當稱曾孫嗣王臣孤子某 裕陵則稱孤子某為宜
於 列祖若稱孤曾孫則非惟有繼祖之嫌語勢不
倫上書曾孫承統之意也下書孤子喪辭也自不相
妨豈可云重疊乎至於 裕陵稱子之禮雖無古禮
可考我國儒臣已有定論云有後母生存而遭父喪
者前後子孤哀之稱果似互有嫌疑只稱孤子為得

之此言足斷今日之議盖古禮只稱孤子母歿加哀以稱之乃出於後世故朱子嘗云循俗稱不妨云云則并稱孤哀本非大經常禮今只書孤字無所不可

穆陵葬議

昔臣備員相府得與聞 山陵之議數奉教於 先王矣今當議卜 因山意謂宅兆已定羣謀協吉無復改評矣及移就五岡則已非初卜而猶是一山之內事垂順成何期外議中起又棄五岡則其他畿內之山庚子年間已經品題其必奔走取卜異議蜂生不惟除徒號苦民力可惜 詔使之來指日可待而

天子諸侯之葬皆有月數今若不幸而過期不葬如曰月限未滿則反有僭嫌如曰未得卜地則此不可使聞於 天朝之人臣念及于此日夜憂懼今幸而得於水原相士交賀皆曰十全此不幸中大幸也初棄五岡果是不幸今若又改則恐更有不幸之論尤有大於前者紛紛不定則何時可葬故臣以為今則決不可改也大槩山家之説本非古經而後世因之無敢斥棄故我 先王著為定制於禮曹則専以五經四書取士凡老莊楊墨申韓釋氏之教盡黜而不行於星局則取五行星曜等書而凡風角符水之占

點而不行於山家則取十九方書而凡旁門小說點而不行昭載大典行之已久今不知五音之說又何所據歟得見所謂龜龍集者則元非印本只是草謄斷簡其真淳風所著與否又未敢信也設使真文唐世方技之士推一行袁天綱李淳風為首而一行天綱淵源有據故術家宗之至今不廢獨淳風所論皆出妙運初無經據其術不大傳故史臣宋祁論以為事涉神怪與華陀醫法并稱為不經若使淳風身在其術猶可宗而主之宗淳風者本不足信況其書又難信乎無稽之言得於難信之書再改已定之地竊

恐因此累謀將不勝其紛然矣愚意諸不在十九書
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雜進以亂大議堅定不動以
畢大事可也伏惟 上裁

再議

經曰生有益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故君子欲擇不耕
不食之地葬焉者蓋以此也伏覩 聖教乃於壽墓
之中首以撤城毀舍為慮其違禮述志之盛意直與
春令同和而萬品咸得以昭蘇恭惟 大行王德澤
有益於人者四方無不知今焉 在天之靈斷不欲
害於人者臣決知其必然 聖慮所及又復如此臣

講之不熟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而有司講禮一語
之差不覺自陷於諂佞之歸而遂為千古禮家之罪
人儒臣於此常為斬截之論以為公私恩義之大防
者其心非欲使時君於本生顧復之恩一切抑遏使
不得少伸也誠以不如是則其弊終至於忘所後而
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公義顧於定親疎決嫌疑之大
經大法日覺其乖戾而間或迎合之邪說妄引古經
不奪人之親之說巧為附會陷君於蔑禮之歸今臺
諫所論其辭雖過本心無他唯幸 人君遜志而虛
受熟講而審處之耳雖然經曰禮非從天降從地出

人情而已又曰禮時為大宜次之順次之今若不宜於時不順於情烏得謂禮故私親之議至宋而尤嚴當時儒臣猶曰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本朝儒臣嘗論此事曰古雖有降私不祭之文然人情極處終是過不得執此而言則於臺諫謹徵之說於 聖上厚本之孝庶可以恩義備至臣又按 皇朝名臣吳一鵬有言曰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 皇子衆多襲封世享今依禮官議奉移 潛邸則政仍廟安陸之義也別命諸王子為三獻官初獻者權主祀事四時及忌日致

祭則故遣官奉祀之義也徐竢螽斯之繁行擇而奉
祀則故襲封世享之義也且命該官供祭物務極
豐潔以寓　聖上罔極之意此亦宋朝濮秀二王官
供物之遺意也此外誣淫小說一切不得使搖奪
聖志則何憂乎謹微何慮乎遠圖

　國葬銘旌稱號議

裕陵之喪臣忝首相臨書銘旌臣難曰初喪凡書大
行者以時未易名只書大行以懿其稱耳此則既有
平日所上尊號則當書尊號無疑其時議臣多以為
五禮儀既云如是且初喪情文未備只書大行意或

有在臣謹從衆論不敢自是

鎭撫差官吊賻當否及　殯殿隘窄方便議

窄殿當補此不足慮也眞必有吊賻必親致受吊與賻之禮詳載古經令禮官按禮講定親按當否臣於前議已盡其他節目　聖慮所及盡矣有司自當磨鍊舉行伏惟　上裁

行喪三年議

親喪曰通喪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之謂也今日行之既無可否焉有是非而可以為議者乎臣等愚意有司稟旨定奪則可至於收議則恐非所宜

王世子卒哭後白直領議

冊禮未畢冠未成天子諸侯之子猶是士也故昔曾君於晉君猶以童子服見師還過衛冠於衛廟然後始具冠服以此言之該曹請服白直領似無所妨

白袍官封墓當否議

臣不識無祿官白袍之意故不識稅服為白之意亦不識白袍官不得陪祭之意以上三條俱不得明知白袍閉墓之意今難遽議矣以義推之不參陪祭似無深意至於閉墓當論職守不係縗白伏惟　上裁

鄭經世上疏指斥　先朝拿鞫議

伏奉　聖旨嚴切臣猶震慴失措經世必不待刑章而盖已斶死矣臣嘗讀漢史孝文止輦受疏言不可用則置之其不可用中狂言妄説何可毛舉而猶且置之而已者所以恢天地之量來疏遠之言也降及宣帝為武帝議立廟樂則夏侯勝駁言曰先帝奢泰無道竭民財力無德澤於民今田野小民猶不可對孫罵祖況犯萬乘而駁其先乎及繫再更冬則史氏猶以為中興欠政盖以帝王之度與天同大包涵徧覆無物不容雖隻手掩日無損於明纖鏟措天不害於大建極於上敷錫於下舉大小期臻於無有比德

之歸者用是道也立誹謗之木而協和之治逾彰愚氓詬天雷霆不加草虫聒耳只自鳴吽則外小臣一妄言何有於　先德怒蠅抜劒徒費神威况經世因求言而言之耳一朝拿致則遠外流聞者豈能盡知言之狂妄而有以自取也必將槩聞而泛論曰鄭某上書獲罪矣實狀未著瞻聆先駭愚臣妄意姑置度外而勿問焉將以稱於後世曰小臣愚暗言涉謬妄　聖主如天笑而不嗔云爾則豈不為　聖世之美談乎

再議

臣始奉 聖教有以知 聖上孝思有所不忍於疏
辭也深恐千鈞大弩或不能審發於一雀因致流聞
之訛誤以駭遠外之瞻望故多言縷縷一於寬赦未
暇悉力擊破其疏辭宜 聖上之有疑於斯而不得
不再下嚴旨者也今恒人常居一聞亡親平日言行
猶且灑然色動不寧於中也以 聖上之誠孝當寢
草於倚廬其杯棬書籍尚不忍御階闥門屛皆足疚
懷此何等時而經世妄談舊事以重傷 聖心臣以
先朝恩遇之臣雖極無似具此人形愛君之端同
稟天則豈敢負 先王而欺 嗣君爲一小臣遊說

以自陷營護之大辟乎誠以瞻聆所關如前所陳而
先王盛德無累可蒙無羞可雪外臣妄言何異草
間蛩音四方後世其誰曰或然雷門大鼓不從蠅而
薨薨天地大包不隨塵而蒙蒙則 先王在天之靈
豈為此一言而動其一毛也愚臣妄意不復省覽而
度外置之則得矣

國喪時 宗廟用樂議

人之智識有限故知謂知不知謂不知今所議三條
中如廟之有樂行之先後臣未嘗講故終始不敢為
汰哉之論唯以臆見用備參酌耳五禮儀所稱卒哭

後大祀用樂云者無乃本國叅用短喪之制旣已成
事則哀禮已殺凡干施措亦非喪用故其於殷事不
得不以吉禮行之歟今遵古禮而喪之三年則大小
節文亦當因是而變古者卿卒而不敢行繹於廟雖
繹而猶去籥臣喪尚然況於君喪哉今旣以古禮處
喪則於仁 明兩廟重服猶在喪葬未終凡此曲
折皆與五禮儀不同而所不敢知者也此於古制必
有已行之成憲而臣見孤陋偶未之見叅考古書必
無難尋之理詳考處之爲宜國之大事唯祀爲重祀
禮之中樂器爲重焉今當用而去之則已懲當去而

用之則僞也有司於此不可不審處之

天朝冊封承襲咨修答議

臣之愚見已於昨日賓廳之議槩陳之矣今無別見面質之擧非唯事體可羞恐中朝議臣之見偶或一差而有此云云衛君庭訟春秋所耻豈可君臣對面以質且質得何事 聖教丁寧臣等不費多言庭議已定矣但中朝已奉 聖旨自此爭辨之際當熟講而審處先陳 先王擇賢之意次陳承 命號召義旅鎭撫三道之勳次陳承 天子命往撫全慶之勳兼及名位已定臣民咸戴至於十七年之久末端又

陳臨海喪性不堪執禮喪側懇乞退處畿邑以便調
治之由次及凶徒煽亂三司處之之舉繼以議政率
耆老軍民　王子率宗親之啓備　慈殿一本先撫
鎭而急奏之如是處之則事極明快理難對面無事
可質名位素定已成君臣何事可讓至於首相赴遼
臣意有不然者前後使臣之行　天朝雖公言立長
之義退而面講未嘗不以千萬無他為言以示丁寧
之意今雖覆題如是畢竟保無生梗難處之虞唯當
循理而順處不必過為疑惑而先駭聽聞設令赴遼
使臣不得完事之後則可　今有留館候完之說恐

不可遽為此舉

昌德宮上樑文議

古者凡有興作卜以定吉凶祭以告神祇今行此禮無所不可惟上樑文初非係於禮儀盖出於中古遵頌禱之遺意似不當問禮之有無也伏惟　上裁

守　陵官朴東亮遭母喪議

此事必無前例又無成法難以臆意斷定嘗見古禮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歸殯反于君所君既殯則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此孔子之論也然古今異宜今之臣僚無常在公官之節又無不敢私服

之禮且既受　命守　陵事體又別未知如何而得禮之中也苐以私意妄以忖度以叩心雀踴之私慟其於朝夕展掃之公禮必未専精若誠未専精而抑而行之是禮爲虚行似難仍在齋所事係變禮未敢爲定論唯在　聖斷

再議

喪君喪親處輕重之間經有成說臣猶可論至於受命守　陵事體又別處變義起尤所難能臣於前議略陳愚見亦未敢爲定論伏惟　上裁

韓琂復科議

臣之本意近數十年來登科還削者甚多不唯怨聲載路士夫間稱寃者滔滔不宜續續論理當令該官都取前後被削者若干人公同定議明白取捨以為一定之議為當

因臺諫啓辭三年内冊封　世子禮議

卜筮不相襲吉凶不相因自是禮家尋常間文字非臣今日創為之說也故自古議禮之家每於此等處曲相回避今難種種枚舉姑以已現者言之禮曰將冠子而聞齊衰大功之喪則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解之者曰吉凶不可同處又禮曰居喪不言樂

解之者曰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不可以貳故晉平公之喪叔向不欲以嘉服見隣使也而解之者曰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後世蘇軾論周康王釋冕反喪服之失曰旣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先儒葉氏解之曰古者吉凶不可同事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云云古所謂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者其意專在於是也吉凶之不相因大略如是故臣於前議略及之而不復詳論冊禮之當否者意亦有在古之早建太子非唯宗廟社稷或因皇后無子諸王衆

多故急係民心絶天下之望也今之事勢與古大別
又況名號已定府僚已具民心有係講學有所請封
有據所未舉者縟禮耳承襲之使完事而迴繼請封
 世子則準請當在練祥之後練後行禮未爲緩晚
受命而兼舉縟禮尤爲完備故如是獻議如曰此
猶晚也則康王之事亦有守經達權之論兩皆得宜
越今行之亦非有大段乖違第未知朝臣獻賀當服
何服昔唐德宗還自奉天天下之大慶而李晟馬燧
迎賀尚服玄素之衣以示哀素之意今以陋意妄料
則抑或有不以弁冕行賀之節歟微意如是故曰吉

服行禮未安今承再議敢畢其說

領議政李元翼久病乞免議己酉

首相進退臣不敢議矣第以臣所目見者言則項一往問須枕坐卧一語三引憧憧在念唯以一日釋負而死爲意轉成心恙挾痰升降膠錮難解非藥物所能治安心完養爲今日上藥也至於所以處之之宜古之帝王於此處置不一其道有有疾則不責以職有大政則諮之者亦或有疾免養安處其位而待之者唯在時君一時之特恩非臣等所敢論

拜陵時侍衛諸將入紅門內當否議

往在辛巳十月二十二日臣幸得以史官從　行幸
獻陵當時新入仕朝家凡事皆所未諳故拜　陵
節目諦觀而詳記之　小輿至紅門外侍衛諸將皆
止門外　上獨與承旨史官及內官司謁步進丁字
閣行禮訖及奉審　陵上六承旨左右史官及內官
司謁各一人從司僕一人着紺單衣持紺紬陽傘而
上　上以烏犀帶四拜黲布團領栗色淡甫羅褡䕶
行事及亂後　還都　宣宗大王即謁　健元陵禮
節如上儀只無紺衣司僕及紺紬陽傘耳頃年　穆
陵之行始見衛士俱入紅門內在班平時舊臣等恠

問其由該曹吏該言事目如此至 成陵 健元陵之行率遵近例臣之愚意以為 列聖妥靈之所為廟 一王藏䰟之處為陵饗祀雖專於 宗廟致敬無間於 陵寢〻 宗廟神門之内 陵寢紅門之内俱為之 神庭帝王在廟門外則有君主之尊在廟門内則有臣子之禮故凡 神庭之内不敢以備物儀章入陳豈獨於 寢園紅門之内得以衛身之戈甲入陳乎此臣議所以侍衛將士止於 神門外者也未論其他只以事死如生之義觀之凡人定省趍庭之際豈得以從徒之盛紛然隨行乎古所謂雖衆

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漢時石奮之怒石慶盖此意也宗子之家父兄之里
猶且不敢況 神庭之嚴乎誠恐有司一時之誤遂
成遠規以失平時之定式也敢因獻議而畢其說

五賢臣從祀文廟議

五臣之事臣嘗於 榻前適承 聖問已盡陳之矣
言不必複雖申前說豈盡如面陳之詳乎今則士論
已定矣國言已同矣所未行者只是 聖上一言耳
聖上旣知其然則尚誰俟乎伏惟 上裁

户曹調度司仍革議 辛亥

臣意處此不難古諺曰千金之家不惜千金之費十金之家不惜十金之費此言因産而制用也故勾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終成富强之業今國家新經喪亂百爲蕩然而所不可廢者 天使之費 山陵之役其次 宗廟宮闕之設又其次軍賓嘉禮之需如斯而止則猶可支也而又有可已而不能已之費日滋月與別定之不足加取之不足而事在急行則白奪於市民白奪與調度利害萬萬而國用則無減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故不得已而有調度之設非有如周公制作行萬世而

常存之法也盖臨慫督之則民有倍償之費無有追補之弊先事調度則物各定價咸取本直均是一物而白奪有十倍之費豫備有一分之費故自有此制民甚欣然如新有賜而忘其所費自有停罷之議市人罷市塡咽道路臣等所徃男女擁馬苦口哀訴無論可否民之所樂何為而不從為今日之計若如古昔圖國之道計入制出凡有興作有司言財不足則不敢為也有司言貢不至則不得行也一歲經費纔足了一歲入而有零則調度不必設理財不必講不然而無變今之為則與其臨時虐取於民不若先事

節取於市國計未完之前調度之設恐不可罷也臣近數趍朝苦於民訴謹採民情而為議

户曹用度及量田議

臣早年登第濫被 先朝恩遇長在玉堂未經諸曹遭亂驟陞以至於此其於官司事體州縣緩急民之利病率皆矇然只是踈闊一腐儒耳如遇此等論議常推之於識時務者未敢主張惟是量入而為出量出而制入古今天下之常理何待識時務而後知也今則所墾年增而所入不加所出日滋而所制不改此量田之議所由出也田固不可不量但量而中廢

徒擾民無益於國量田大事也必大段布置方有實
效凡有大布置必招浮議能不為浮議所搖者難矣
一搖則未免中廢故謀始不可不審至於國用日滋
則所貢不得不因時而改矣至欲以此作米布以困
防納則其法大槩與今京畿作米無異此法一行
聖教常以變更為慮畿民常以停罷為憂比如飢兒
得乳如恐失之罷則民怨滋益不如初不為也故臣
不以始作為可常以中廢為懼此在已試之事唯在
聖上量始而可否之魚鹽之利自古言之第恐今
日國綱大弛一試之而已終不得收效也其他省浮

費久任官等事皆在　聖上日用處置中事非可以議其可否也古者或問兵可伐歟曰可伐問所以可伐者則曰吳王一日之內所欲必成可伐凡人君所欲為者皆得為之婦寺固以為勤儉識者知其可亡唯在　聖上體念

下三道田結收米議

前年此道大稔臣欲計結收租以資常平之用議有異同終不得行此乃臣之本意但今橫斂太重橫斂之外又加收租民必不知出於為民之意此甚可慮然不如是他無遇荒救民之術伏惟　上裁

順和君移配當否議

當初順和君定配時臣等欲有所啓而伏見 聖旨切峻明斷天啓其屈愛從法昭揭倫紀之意至嚴且深有難以因時順勢之說敢干王法後漸聞見則其不悛自恣之狀逾益甚焉而本府之勢將由是以蕩然末論物力其人吏受杖者前後不可計而幾死者數矣蓋去京差遠無人約束易以放恣而外方愚民氣勢所壓尤難堪耐雖使主守百分糾正必無所施其法度而刑杖之具鷄雉之供亦必非出於要媚之計而或有所不得自由者蓋喪性已久有難以平人

責之勒而束之抑而强行不唯難便禍且横生竊聞
前府使崔山立治民奉公俱得其宜頗有聲稱路傍
瘡殘大府至今保存者多其力也獨於此事使無蔑
禮悖妄之理必其勢所難而遲延至今耳今雖十换
守宰恐無所益不如還致京中别擇室屋高其垣墻
嚴其門禁使不敢自恣而且使無賴下人不得肆意
出入從諛導非而厚廩安居俾不愁苦則其於因時
順勢之道似為两得而臣等前日欲有所啓者此也
今因 上教不敢不達

失題

臣前因邸報得見諫院啓辭心竊嘆服盖以禮經所謂不斬衰者不與祭云者決非此禮之云諸儒註引者皆無顯考處而諫院所釋不泥於古不戾於今義起而無汰哉之嫌臣雖欲有言不過爲後來之註脚耳愚臣妄意一以院啓之意爲正不敢更獻別議伏惟　上裁

徐敬德從祀文廟議

臣嘗聞徐敬德以聰明超邁之資生絶學荒蕪之地學務窮格知由思得斯可謂一蹴而造道者亦一時豪傑之士也同鄉多士聞風而言者亦必以是也只

恨臣少懶失學晩雖知悔粗習經傳所規規而未能
者不過正坐省愆之末灑掃應對之節而已其於尚
友評古之見皆所昧昧故凡於此等論議雖有一二
管窺處皆不敢妄主已見一切欲尋逐前人之說以
為標的 先王初年士習大變宏儒咸集臣之愚意
嘗以為其時論者衆多皆非臣滅裂之比而就於
國朝諸儒之中表出四臣請祀文廟者言非草草意
非偶然遂深信而不疑常於五臣之數不敢厭多亦
不敢嫌少矣後觀近世儒臣之論以敬德多自得之
味乃得與李滉並稱其於推尊可謂極矣而至於淡

一清虚之論則以為全出於一氣長存之說有認氣為理之病故深以李滉攻破敬德之論為深中其病豈不以初頭思索太過其於格致之功與大學及先儒之說不同而然歟此等奥義臣以末學耳雖得聞而心未及有得也今何敢妄有所云云惟是當初論定從祀之列一時之士如彼其宏博而不知當時以何所見取此而遺彼歟臣所未解者政在此等處今亦不敢妄為之定論官雖大小見有高下儒林大議非循資致貴者所敢獨决今以此疏廣詢博訪以定則庶無所欠

追崇私親議 庚戌

周衰禮廢而齊桓有葵丘之盟霸亡法弛而秦漢襲魯衛之謬歷晉唐宋皆因漢故遂成典則今雖博考不過如斯而已 聖上非不知三代以下往迹如彼而至乃 教之曰遵倣古禮緣酌情文有以見 聖上終不以私情揜義必欲以正禮顯親人臣告君當法古昔秦漢以下何足掛齒蓋古之帝王自藩邸入承大統者雖能專奉於所後亦或私隆於本生故一時論議亦不免牽引遷就先之以母以子貴之論附之以瞽瞍北面之說稱引下陳過比長信議禮之家

視為故常其間雖或有稱君及郡君之差非出於一時正人之言適足為匠慶之譏而終不得為後世法古者帝王大經大法莫正於春秋亦莫嚴於春秋謹按春秋魯文公四年書曰夫人風氏薨先儒以為非所以正其分也至明年書曰王使榮叔歸含與賵先儒又以為不稱天王不克若天也王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今執此二者而推考三代之制天子諸侯以旁支入承大統者為本生母服緦以見屈恩而從義也降及周時此禮猶存故禮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鮮之者曰君母適夫人則臣服期

非夫人則君服緦故臣無服皆所以重宗統嚴名義
而並后之嫌二本之譏無自而興焉魏明帝衰世之
中主非可法之哲王也而晚年親詔辭嚴義正故史
臣特書予之先儒皆宗其說至議此禮無不引以為
證以此言之不獨古禮為然後來儒家之論常謹於
此臣意宗統重寄雖隆於大義誕育私恩亦切於達
孝先儒所謂豈得盡絕於私恩者政指此等處也今
所議禮與濮國韓王任氏之序事體自別若遵藩妃
之例則其禮太輕無以伸 聖上罔極之孝至從漢
唐之規則又恐太重不唯違三代正禮亦非 聖上

遵古之盛心也宜令有司考禮法古就於本號本品別立殊稱加以徽號極其尊隆祭用時膳官供其需務令豐厚至於守塚守官亦盛大其制以示 聖上情得畢伸而禮不敢踰尊之極隆而序不欲逼則可以澡雪漢唐而比擬商周稱情備文於是無憾矣自餘節目臣於前議已盡之矣惟在 聖明酌義用中

文廟從祀陞黜議

該官所論顏何等十二人申棖二名胡居仁以上七人及至聖先師等號臣聞 命矣其他陞黜之議臣以海外末學所聞於人者所見於書者俱未廣博不

敢輕議以臣嘗所管窺者言則秦火之後禮樂亡散魯高堂生獨能誦說儀禮以傳蕭奮蕭奮傳孟卿孟卿傳后蒼世世遂為專門之學程敏政以為事業不著后蒼在孟卿之後卿乃漢中葉以下人今乃云在漢初殊不可曉也后蒼之學再傳而至二戴大明演成禮記二戴兄弟也其曰聖兄也世所謂大戴也其曰德弟也世所謂小戴也各有論著禮書朱子多取六戴禮其以貪贓敗者史氏或言為仇家所搆此則固未敢明知其虛的而敏政之論後儒多短之不惟賣題之為可羞其所著道一一編不免為吾儒之罪

人其所定論恐不能為後世之斷案此臣所以疑未敢定論者也陸九淵之學朱子論之詳矣臣不必更贅世多言王守仁主於致知或譏其差之而落於慧陳獻章主於持敬或譏其差之而落於寂如此處皆臣嘗所疑而未定者也今亦未敢容議廣問于他大臣處此大事為宜

王世子冕服請賜議

當請而否當已而請均之二者俱非明理今雖請之天朝決無譏責之理必且優容而却之矣然國體至重若事有不宜而突然取笑所係非輕故議者之

言皆不敢强其不知而遽𠨯徑請也業已問誥命之有無則無寧並問冠服而來然後處之何傷大抵王者爵人大者封侯其次立嫡其次卿大夫禮有大小其制一也重在受命受命而為卿為大夫則車服隨之今 天子冊之為朝鮮國 王世子則服之賜否特一細事設令舊賜而今否豈足為欠非唯不必講亦不足深講也

失題

此是近日士大夫間所常論者第意始作必自譯官等自便而成例外國事體甚嚴以是至於奏咨恐涉

煩猥使臣自請該部尤合事體伏惟 上裁

失題

致祭之舉極為允當至於學宮及祠宇雖小亦是土木之役近來土木繁興民不堪苦姑待數年民力稍寛然後議行為當伏惟 上裁

失題

立廟無常所隨宜可立矣臣意如古者墓廟之制建於墓側尤便伏惟 上裁

文廟從祀時儀節議

遣官致祭且告聖廟然矣至於造位版送家廟情文

恐不然也且從祀大禮古必有可考之文博考行之爲宜伏惟　上裁

改貢把蔘議

臣嘗慮有淆雜之患於改貢把蔘之議未敢遽以爲可也但我國困於蔘貢久矣一朝聞有是議中外民情莫不佇待今難中寢　中朝准許我國行之無獘則便於貢而利於民亦一大幸也姑且試之無妨伏惟　上裁

採銀用錢便否議

閉天地自然之産非帝王利用山川之道故臣於

先朝以是獻議矣但慮我國銀礦自來不敷雖許採之得不補費民不自趁耳行錢甚便矣自高麗累行而中廢臣常不識其故今欲行之先須講究得宜使得流行無滯然後乃可也伏惟 上裁

安衛告變獄事議

伏見而立前後所言所供必是遐鄉蚩氓乘怒而窮信口妄發及將成真而終無事實則誣人大逆罪有所歸故固諱其前言之失而因洩其素畜之憤耳大抵告者既云無是言也尤無可據而為問也伏惟
上裁

封　陵起役議

封　陵固當別設但　陵役浩大非用軍數萬未易就緖且聞補土處比他倍多前年凶歉近古所無方設諸役亦近年所無前頭　詔使之行亦且不遠深恐文物未成本根先傷名號已定品節已備則靈堂土石之義雖遲數月別無欠事臣意稍待今年秋穀生熟　詔使回程疲民定息然後待到明春為宜伏惟　上裁

失題

亂後文書如是者比比有之我國初甚怔之久而成

習矣第今欲辨之事體不當曰伱何敢於我下得處字云爾仍舊置之得矣如必欲正封疆之臣或舉理正之則似無妨然細故也伏惟 上裁

詔使物貨和賣議

主意曰倦客求曰勤度支所備原是三萬金而入京數日所費過半前頭留日又不知幾許扛未解包者亦且六十好幣之來不知其幾許若循常守故而應之非惟不繼受困多矣今有三計第一盡將 三殿之幣致命于 天使曰小邦兵燹之餘府庫竭矣商旅絶矣今禮輕而幣重無以稱報雖舉國以聽於賓

館有不得繼焉敢領情而完璧以資行李且以不腆菲儀別致下情因以若干銀子隨以呈納第二前年劉使進上段錦玉幣內間必多有之今將　天使所送量我所有以段代段以玉代玉務相準直加送若干銀子則彼必無辭第三令譯官措辭曰本國舌人往來　天朝無異內服　天朝價直無不詳知來幣本直三百兩故倍償六百本直四百兩故倍償八百若市買計價之為者且引劉使時例明辨其實為宜不然而今送萬兩後有大於此將何以足之傷民病國決在於此不得不以變例處之

詔使所索應給便否議

凡應人之求之道有謂有無謂無乃其常故臣前後獻議槩陳之矣今旣不能而必求所以應之則又不過竭國力而奉之奉之以一國猶不得免焉則斯無策矣若一國之力地官知之今地官身為儐使而猶不知所以為計則雖咨於廟堂廟堂非有銀山澤大萬銀子白黑虎豹何處得來臣之定計如斯而已故昨日　筵前亦以無策可獻啓之矣

再議

到此則舊例義理節禮都沒了唯有依所言充送然

不可徒然納之當明白分曉曰劉使時則三千兩矣老爺如是為言從老爺之言送之云云通事改送亦無妨伏惟 上裁

私廟議

按禮廟有二主矣國無二廟蓋二則有相壓之嫌故自古禮家忌之臣前因憲府啓辭備陳今日所以處之之宜正處此也今既稱妃則與后無甚大別而有司有此云云者不敢忌禮之意也宜俯循下情但奉以妃禮別廟進實封陵自在節目中禮官按式舉行無所議也

再議

禮貴別嫌故國無二廟旣避廟爲殿則祭應有別前臣所啓盖慮此也而今果然矣以是爲式爲宜

三議

始有事于新宮百官朝服以會禮官之說得矣奠幣薦爵之禮臣等嘗於此有所疑而未及考定至於亞終獻之官似無深意或者因時從宜之舉而難以臆意斷之俱未敢輕議

弑夫人破家瀦宅當否議

破家瀦宅之法不見於刑書始行於邾定公之時亦

非定公所自創爲盖三代之際相因而行之者也觀定公之言只舉臣弑君子弑父者爲破瀦之典不舉妻弑夫一節則意必有在而我國亂前亦因玆而只行於殺父之家不唯其時領府事臣尹承勳詳記而明言之臣亦能記之亂後相臣柳永慶倡爲殺夫者亦當破瀦之議一時大臣有三綱一也之議遂行於弑夫之家臣意不然周公之法殺王之親殺其親殺人者分爲焚膏磔斬繼等刑而殺其親與殺夫者異科則殺父殺夫之差此亦甚明大槩今此破瀦之法我國所取爲據而行之者只依鄭定公之論而不見

於他經則何可別立意見枝上生枝行所未行之法此一款臣常以為不可也

己丑獄事議

逆賊不難知逆謀則為逆臣不逆謀則為平人而已故子家子最親於平子平陰之亂一朝而便為仇敵王導乃敦之切族而南皇之事以大義滅親古今天下若此類何限向國則為純臣背國則為逆臣龍蛇之判只在俄頃向背之間豈曰其親與不親潑等平日引進逆臣使登顯仕及其誅逆連累而死勢也然朝家議法則當問情之有無不當護之勢而任其死

也臣猶記當時鞫廳議啓之辭一款有云搢紳之間出一汝立已是大變夫豈有两汝立乎云云如必曰無有是理則是不與逆謀也不與逆謀則與凡臣奚擇焉唯其自處則泥首乞死可也臣於鞫獄之際所見如是已甞言於同僚 先王引對之日亦以是啓之項日 經筵又申前說若惟讓書中所言臣昏不能省記矣大槩如 上教故臣亦甞曰惟讓逆名可雪官職不可復也伏惟 上裁

王后本貫有變降號議

王后本貫雖有變不降與否臣未諳典故今不敢知

也設或有文以意料之必出於一時之特命凡此等事本出於鈇城耻民之遺意在有司之體只可依法請降伏惟 上裁

琉球國回禮議

琉球始因我國解送漂流人送禮爲謝而我國亦送禮回謝禮當如斯而止耳又因我禮彼亦廻禮因而至今往復竊詳今咨請結永盟禮勤而辭遜前旣告知禮部據禮授受不可直指謂和交今遽無謝情禮未安姑爲修謝無所不可

失題

該曹所謂有違於立繼常式者必知兩邊父母俱亡無可受授之序也如此重事須有 特恩乃得相繼國有常法非臣等所敢請許伏惟 上裁

答日本書啓議

古者朝聘之禮有罪則削其使价自壬辰亂後我國據禮削使今乃以八郡圖書為言此在前日定約所不許者也今日拒之不無辭矣至於福利山國分寺之說臣未諳故事不敢遽爾為言伏惟 上裁

再議

凡言語處置非有大不得已處要當前後不爽理順

而信立必此等事前已熟講且反覆言於倭人矣該
曹必不遡考前議故以為三件事別無明白可否併
査前後約定時言語及備局措捘公事則已詳之矣
伏惟 上裁

失題

古之尊祀鄉賢者未如畫宗道學師表後學者三人
節行風流臣未得其詳槩論之則俱可為一鄉之矜
式委從鄉願無所不可伏惟 上裁

天使請吊議

賓請吊主人無拒之之道何問舊例伏惟 上裁

李坪疏議

伏覩李坪疏辭大略以全恩之說討賊不嚴餘孽相應當初全恩之說實先首倡者臣也今若論之臣宜首誅固不當與論大政重誤事體旣承 嚴命不敢不議追刑之舉本不載刑書古昔帝王及我國 列聖或有已施之例此特出於一時之 命耳非臣等所敢援以爲請者也况書傳示稍待覈正依舊例出於朝報使中外通知無所不可

交河開府置京便否議

伏覩 備忘記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便否爲問臣

不審 聖問主意何在開府云者建設一衙門置官
爲理置京云者建置一京師與漢城作爲兩京或棄
漢城而遷都交河耶且此何故豈不以頃日有術士
懿信者疏陳遷都之利耶古之遷都非無故而爲之
周遷岐下衛遷帝丘避狄難也晉遷新田邢遷于繹
爲民也盤庚遷殷爲水害也周公遷洛爲朝聘也三
代以下代各有爲無無故而遷者也臣未見其疏不
知疏中道何事或傳其謂漢京氣竭而山童此係堂
氣者說非全出於山家古人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是
謀非臣所能及也事體如是故唐德宗城奉天只與

桑道茂諶未聞一時大臣如郭子儀崔祐甫輩與聞其説道不同故也且吾東國亦有望氣之術耶如從術家而論則山之向背水之來去氣之聚散當並論而參驗試以中朝南北京言則周時術士已言今之南京之地有天子氣故至秦始皇因東遊而壓之如知有王氣何不還都之如其都之雖以二世之昏秦不亡耶後世吳晉相繼立都皆亡不旋踵不識二國亡時其地之氣亦竭耶然則何故宋齊梁陳南唐皆都於此耶今之北京周召公所封也北燕之亡其氣已盡矣遼金與元迭都於此何耶此皆臣之常所未

解者意者古時必不以風水與氣為定都之法耶
周公之法土方氏掌土圭之法建國都鄙太卜掌三
兆之法國大遷則貞龜視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
祥辨吉凶周武王云粤瞻伊洛無遠天室周公亦云
卜得澗瀍惟洛食至召公而營之只以誡小民為祈
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誡小民之本未嘗一言略
及於方位之論古之不用地術明矣若曰氣竭而山
童晉之句注松栢淵藪齊之牛山咸宣之時孟子已
言其濯濯春秋之末晉家先亡齊家後亡烏在其山
童與茂耶國綱解弛斧斤亂入令不肅於紀綱歸咎

乎山童為山者豈不寃乎臣未解地書惟解人事家
國一體吉凶同科嘗見世人太上樹德種福其次服
藥延年其次殖財貽後最無策者疾病災殃百禳無
效術窮而為移家避方之計以僥倖於冥冥萬一之
中轉徙不已鼎鈌瓢亡家益旁落困窘益甚此足為
鑑矣臣之愚計姑盡人事大戒於國修德勤政然而
國逾弱民逾怨然後別議以圖可也

丁巳議

臣自八月初九日猝得中風今垂半歲尚在床褥瞻
天崖 分死自決凡干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國家大

事餘　未絶何敢以病爲辭默然而已乎誰爲　殿
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
嚚母嘗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
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
秋之義子無讐母之義況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
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内
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爲至於　蘇纘之下哉爲今
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爲慈愚臣
之望也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四


四
七